

### 募民徙塞下

鼂錯又言曰。今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不救。則邊民絕望而降。敵救之。纔到。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發卒治塞。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胡人入驅而能止其

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

不敢指斥天子故稱縣官

為贖其民。

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其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且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豈不美哉。上從其言。錯復言。陛下幸募民以實塞下。使屯戍益省。輸將益寡。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置器物馬。使民至有所居。作

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其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十伍為里。四里一連。十連一邑。皆擇其賢材有護。擇有保者。之能習地形。知民心者為之長。居則習民於射。灋出則教民於應敵。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懽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而不還踵矣。

酉癸

十二年。詔民入粟邊。得拜爵免罪。賜農民今年半租。鼂錯言曰。今海內為一。無有水旱之災。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

通鑑卷之五十四  
五十四  
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耕不過百畝。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四時之間。三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朝令夕改。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乘上之急。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而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務。莫若務農。貴粟。募天下入粟。

縣官得以拜爵除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錯復言。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大富樂矣。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十三年。詔具親耕桑禮儀。

除祕祝

之秀切

初秦時祝官有祕祝。即有災祥。輒移過於下。至是詔曰。禍自怨起。福由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

### 除肉刑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音啼一音體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天子憐悲其意。詔曰。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欲改行而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

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具為令。丞相御史請定律曰。諸當髡者。為城旦舂。當黥髡者。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濫。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而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為城旦舂者。各有歲數。以免制曰可。上既躬脩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耻言人過。化行天下。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網疏闊。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

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

### 除田之租稅

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其除之。

### 十四年。赦作徒魏尚。復為雲中守。

上輦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趙將李齊之賢。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弗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李牧為趙將。

亥乙

軍市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牧得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詔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臣等謹按。將權不可不專。國法不可不正。二者須並論。如馮唐言。誠得李牧之賢。市租盡以饗士。賞賜不從中覆。可也。彼假兵侵利。取錙銖而

用泥沙者尚藉。是以爲詞。其將何以給之。且魏尚擊殺甚衆。猶不免差上六級之罰。以是知漢法之存也。使非有擊殺之功。文帝亦豈肯輕赦之哉。若徇私冒賞。而亦藉以爲詞。則誤益甚矣。增諸祀壇場珪幣。

詔廣增諸祀壇場珪幣。且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以鼂錯爲中大夫。錯以對策高第。擢爲中大夫。又言宜削諸侯及濫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

十六年。分齊地。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分淮南地。立厲王子三人爲王。

詔更以明年爲元年。治汾陰廟。初。趙人新垣平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於是作渭陽五帝廟。上親祠之。貴平至上大夫。至是。平言闕下有寶玉氣。而使人持玉杯詣闕獻之。刻曰。人主延壽。又言。候日再中。居頃之。自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平言周鼎在泗水中。今河

決通於泗而汾陰有金寶氣。意鼎出乎。於是治廟  
汾陰。欲祠出鼎。後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  
吏治。誅夷平。是後上亦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渭  
陽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尹氏起莘曰。文帝清靜玄默。無所偏好。非秦皇孝  
武求仙者比。然自增幣郊雍。小人已闕其隙。思有  
以中之。而禱祀之事紛紛交舉。至是垣平之詐。以  
甚而敗。幸帝速悟。即抵其罪。不然。豈不為盛德之  
累邪。

後元年。詔議可以佐百姓者。

詔御史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  
甚憂之。意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何以致此。  
夫度田非益寡。計民未加益。而食之甚不足者。無  
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  
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  
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  
隱。

二年。丞相蒼免。以申屠嘉為丞相。

張蒼免。帝以后弟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  
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

有材多力之士能脚蹋疆弩張之從高帝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遂以為丞相。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嘉嘗入朝。通居上傍。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即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為檄召通。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通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未癸

楊氏時曰。文帝之不相廣國。蓋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已也。廣國果賢邪。雖親不可廢。果不賢邪。雖親不可用。吾何容心哉。

六年。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以備之。

匈奴入上郡雲中。殺畧甚衆。遣將軍周亞夫次細柳。

在咸陽西北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在長安北以備胡。

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迎。

送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

滿。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



近金身卷十一  
二十  
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匈奴遠塞。兵罷。拜亞夫為中尉。大旱蝗。詔弛利省費以振民。

申甲

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負發倉庾以振民。民得賣爵。  
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短喪。

遺詔曰。萬物之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哀人父子。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

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嫁娶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緇七日。釋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葬霸陵。

胡氏寅曰。孝文溺於小仁。短喪廢禮。信有罪矣。然

行而有悖於義。雖有父令。不可從也。况三年之喪。所以盡生者之孝心。又非父之所得令者也。然則孝景之薄于君親。其罪益大矣。

帝即位二十三年。年四十六歲。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

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

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也。黑色。綈。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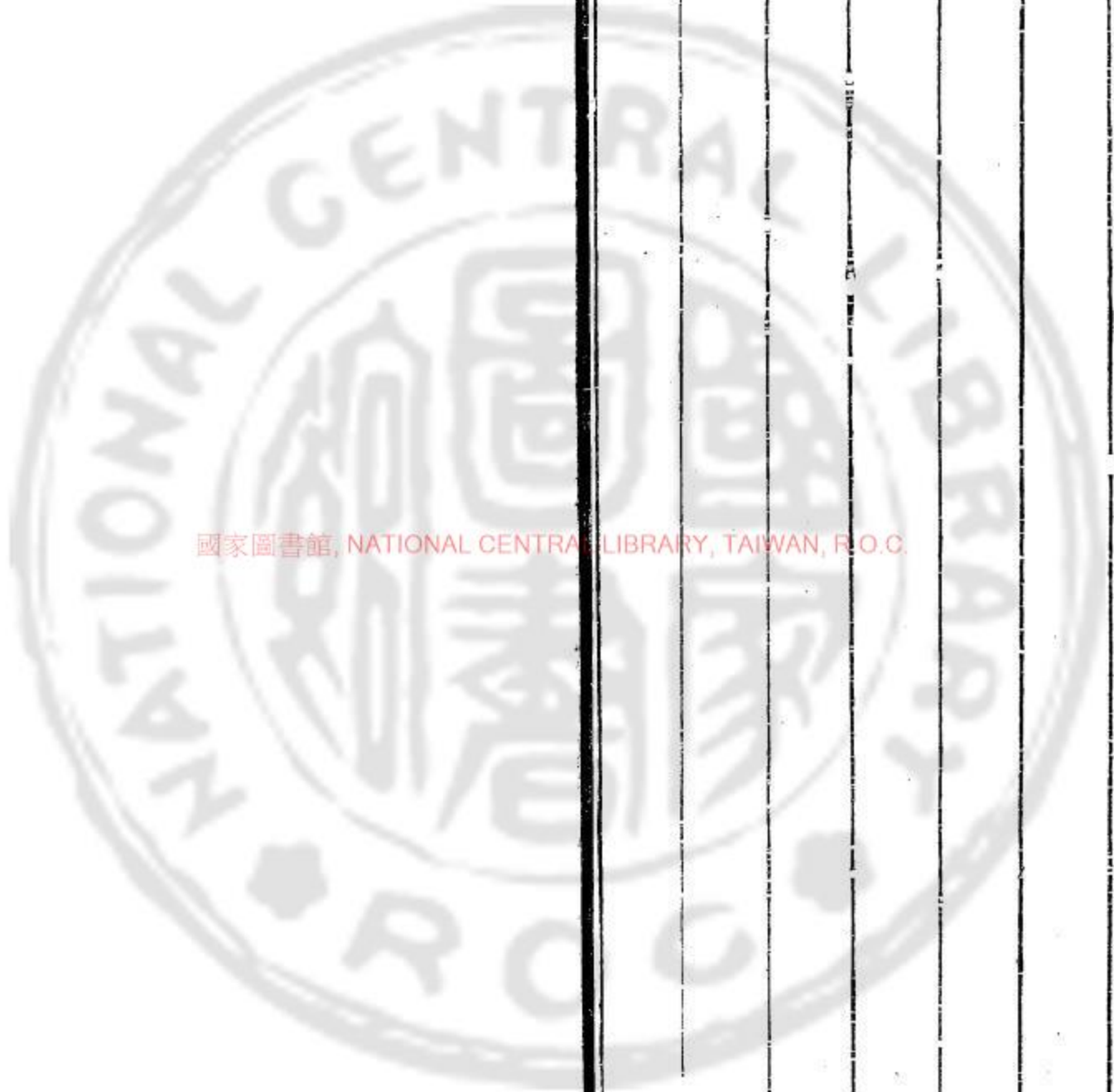
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表盜等

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  
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寧。  
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

張氏栻曰。文帝初政。良有可觀。蓋制事周密。為慮  
深遠。懇惻之意。有以得人心。三代而下。亦未易  
多見也。當時得道學之臣佐之。治功之起。豈不可  
追。三代之餘風。惜其大臣不過絳灌申屠嘉之徒。  
無以佐下風也。

### 太子啓即位

##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道金身身身身一

六十三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十一

起漢景帝元年  
至武帝元鼎六年

**孝景皇帝**元年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

詔聽民徙寬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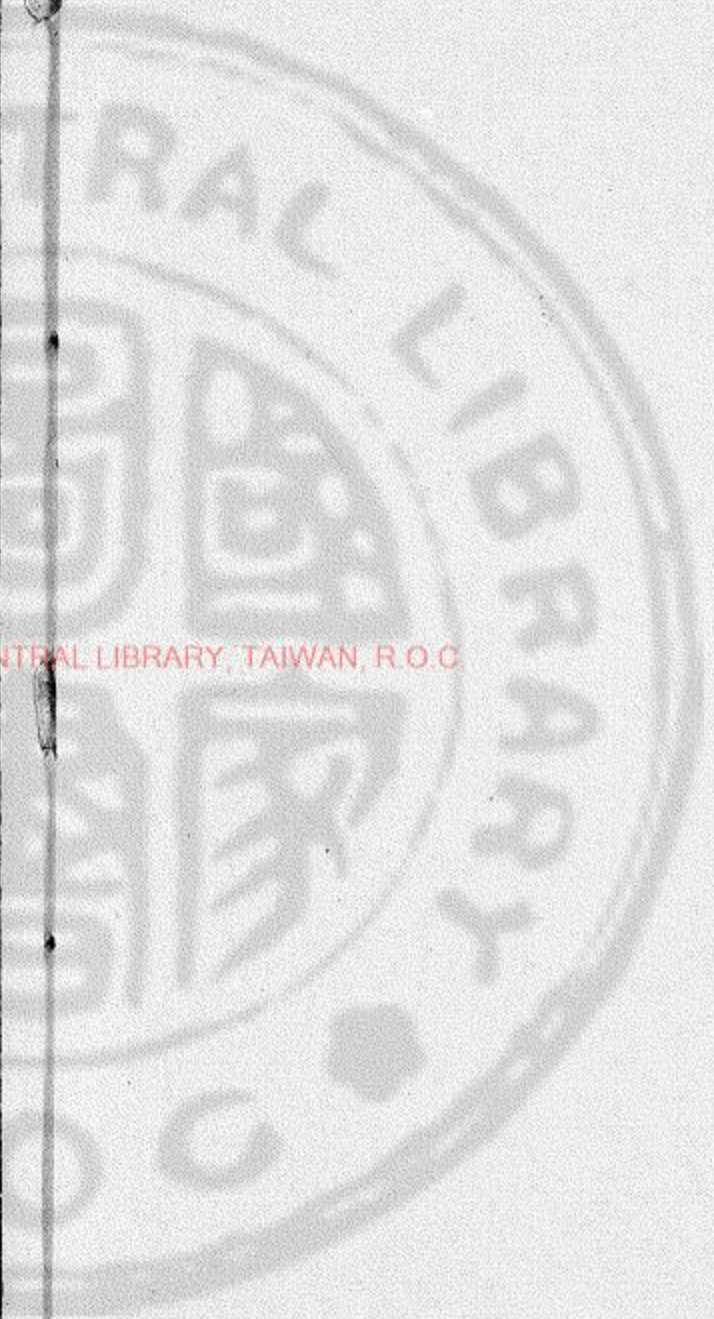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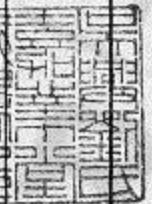
詔曰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或饒廣水泉利其議  
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

減笞法

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笞五百  
者率多死是歲詔曰加笞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

酉乙



可為人。其定律。答五百。曰三百。三百。曰二百。

戊丙

二年。丞相嘉卒。以陶青為丞相。鼂錯為御史大夫。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

亥丁

三年。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反。以周亞夫為太尉。將兵討之。殺御史大夫鼂錯。亞夫大破吳楚軍。濞亡走越。

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音弟殺之。吳王稱疾不朝。文

帝賜之几杖。鼂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不忍。及帝即位。錯曰。吳王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德至

厚。王當改過自新。反益驕。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

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其反

遲。禍大。上令列侯公卿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

爭之。錯又言。楚趙有罪。皆削一郡。膠西有姦。削其

六縣。方議削吳。吳王恐。因發謀舉事。聞膠西王勇

好兵。使人說之。又身至膠西。面約。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王遂起兵。誅漢吏。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膠東。菑川。濟南。共攻齊。

圍臨菑。趙王遂發兵住其西界。北使匈奴與連兵。吳王悉其士卒二十餘萬。閩東越亦發兵從。起廣陵。西涉淮。并楚兵。遺諸侯書罪狀。鼂錯欲合兵誅之。破梁棘壁。乘勝銳甚。梁遣將軍擊之。皆敗還走。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至是上乃拜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鄼寄擊趙。樂布擊齊。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至是謂丞史曰。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

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上方與錯調兵食。問之。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盎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今獨有斬錯。發使赦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乃拜盎為太常。密裝治行。令丞相廷尉劾奏錯。不稱主上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

通鑑卷之九十一  
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制曰可。錯殊不知。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乃使盜使吳。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以言軍事見上。上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公言善。吾亦恨之。盜至吳。吳欲劫使將。盜得間脫亡歸報。

陳氏傳良曰。吳王反形已具。漢固不可不為之慮。他若楚趙諸國。初曷嘗有反謀哉。使錯議止於削吳。則所反獨一吳耳。削地之令未加之。謀反之吳。顧先加之。未反之國。使吳得以藉口。誘諸侯為左右手。幾危社稷。揚子雲以錯為愚。誠可謂愚矣。周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饗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殺澠院陘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



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殺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為護軍而東北走昌邑。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又愬於上。上使告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饗道。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漢軍。亞夫堅壁不戰。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犇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

而其精兵果犇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軍夜亡走。越人殺之。戊申。遂皆自殺。雄渠賢辟光皆伏誅。三王之圍臨菑也。齊王將閭使路中大夫告于天子。天子復令還報告齊王。堅守無下。欒布等擊破三國兵。後聞齊初有謀欲伐之。孝王懼。飲藥自殺。濟北王志亦欲自殺。齊人公孫攬為說。梁王曰。吳王連兵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臣恐藩臣守職

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制曰可。錯殊不知。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乃使盜使吳。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以言軍事見上。上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蓋至吳。吳欲劫使將。蓋得間脫亡歸報。

陳氏傳良曰。吳王反形已具。漢固不可不為之慮。他若楚趙諸國。初曷嘗有反謀哉。使錯議止於削吳。則所反獨一吳耳。削地之令。未加之。謀反之吳。顧先加之。未反之國。使吳得以藉口。誘諸侯為左右手。幾危社稷。揚子雲以錯為愚。誠可謂愚矣。周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饗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殺澠阨陘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

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散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為護軍。而東北走昌邑。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又愬於上。上使告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饗道。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漢軍。亞夫堅壁不戰。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犇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

而其精兵果犇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軍。夜亡走。越人殺之。戊申。遂皆自殺。雄渠賢辟光皆伏誅。三王之圍臨菑也。齊王將閭使路中大夫告于天子。天子復令還報告齊王。堅守無下。樂布等擊破三國兵。後聞齊初有謀欲伐之。孝王懼。飲藥自殺。濟北王志亦欲自殺。齊人公孫攬為說梁王曰。吳王連兵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臣恐藩臣守職

卯辛寅庚子戊

者疑之。孝王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菑川。

四年立子榮為太子

六年廢皇后薄氏

七年廢太子榮為臨江王

初燕王臧荼孫女臧兒嫁王仲生男信與兩女仲

死更嫁田氏生蚡。扶粉切文帝時臧兒長女為金王

孫婦生女俗。所生女也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臧兒

乃奪金氏婦內之太子宮生男徹。及帝即位長公

主嫖。長公主名也欲以女嫁太子榮其母栗姬以後宮

諸美人皆因公主見帝怒不許。公主欲予徹。王夫

人許之。由是公主日讒栗姬而譽徹之美。帝亦自

賢之。王夫人知帝嫌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

行請立栗姬為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

誅大行而廢太子。太傅竇嬰力爭不能得。乃謝病

免。栗姬恚恨而死。後榮坐侵太宗廟堧垣為宮。徵

詣中尉府對簿自殺

丞相青免以周亞夫為丞相罷太尉官

立夫人王氏為皇后膠東王徹為太子

中元年

二年梁王武使人殺袁盎

巳癸辰壬

初梁孝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出蹕入警。王寵信羊勝公孫詭。勝詭使王求為漢嗣。栗太子廢。太后欲以梁王為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宮車晏駕。用梁王為寄。帝跪曰。諾。袁盎等曰。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太后議格。音閣梁王由此怨盎。乃與勝詭謀。陰使人刺殺盎。及他議臣十餘人。於是天子意梁。遂賊。果梁所為。遣田叔往按捕詭。勝。詭勝匿王後宮。內史韓安國見王曰。大王誅音戍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

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王令詭。勝自殺。出之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田叔等還至霸昌廐。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曰。上毋以梁事為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為之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以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至關。乘布車。從兩騎。伏斧質於闕下。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以田

叔為賢擢為魯相

三年丞相亞夫免

初上廢栗太子周亞夫固爭之不得而梁王每與太后言亞夫短太后欲侯王信帝與亞夫議之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不侯信雖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而降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侯之亞夫因謝病免後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可塋者為人所告事連汙亞夫召詣廷尉不食

五日歐血而死

以劉舍為丞相

五年詔獄疑者讞之

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憫之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六年更減笞法定箠令

既減笞法笞者猶不全乃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箠令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臂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

午甲

申丙

酉丁

犯之

後元年詔治獄者務先寬

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以衛綰為丞相

初。綰以中郎將事文帝。醇謹無佞。上為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屬上曰。綰長者。善遇之。故上亦寵任焉。

二年。詔戒二千石修職事

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三年正月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

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間歲或不登意為未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帝崩

在位十六年年四十八歲

班氏固曰周秦之敝固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

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胡氏寅曰文景養民厚矣稽諸仲尼之言則亦富庶之而已未有以教之也然文帝寬厚長者以德化人無事則謙抑如不能有事則英氣奮發景帝刻薄任數以詐力御下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惴慄失錯其大致懸絕如此而又以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道薄以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之恩睽過愛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讒用譖絀申屠嘉戮鼂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道乖缺其視文帝益相遼矣獨節儉愛民一事克遵前業耳夫



豈可與成康同得美稱哉

太子徹即位

年十六

五辛

世宗孝武皇帝建元元年。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為江都相。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之。廣川董仲舒對曰。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廼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

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古之王者。莫

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上復策之。仲舒對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

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王德不宣。恩澤不流。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

通鑑卷之十一  
十一  
害為輔佐。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質亂。賢不肖混。未得其真也。臣愚以謂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上三策之。仲舒復對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重禮節。安處善。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

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既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敝。將以拯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拯。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拯敝之政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

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

尹氏

起莘

曰。武帝即位之初。他務未遑。首策賢良。而得一世大儒為之舉首。於是罷黜百家。俾學者知尊孔氏。此皆漢世之所未發明者。夫何數年之後。宴游奢欲。神仙聚斂。征伐之事。紛然交舉。漢之

不為秦者。幸爾。一人始終相去遠甚。然後知人主資稟之高者。必進銳而退速也。

仲舒少治春秋。為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及為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嘗問之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為粵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繇此言之。則粵未嘗有一仁也。

程子願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也。漢之諸儒。唯董子有儒者氣象。

丞相綰免。以竇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申公為太中大夫。

上雅嚮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綰請立明堂。薦其師申公。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既至。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上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

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

胡氏寅曰。申公之言當矣。第未知所謂力行者何事耳。申公開端而未告。武帝拂意而不問。惜哉。然明堂巡狩。改歷。服色。豈力行之急務哉。對既不合。又留不去。其不逮穆生。又可見矣。

二年。趙綰。王臧。下吏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免歸。

太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太后大怒。陰求綰。臧姦利事。以讓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嬰。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

以許昌為丞相

三年帝始為微行遂起上林苑

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臯終軍等並在左右朔時直諫有所補益是歲上始為微行與左右能騎射者期諸殿門常入南山下射獵馳騫禾稼之地民皆號呼罵詈鄠杜令欲執之示以乘輿物乃得免又嘗夜至柏谷逆旅主人疑為姦盜褻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睹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不聽飲翁酒醉而縛之少年皆散走後

乃私置更衣十二所又使吾丘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陸海之地鄠鄠之間號為土膏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其不可一也盛荆棘之林大虎狼之虛壞人家墓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垣而囿之騎馳車騫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其不可三也上乃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上又好自擊熊豕野獸司馬相如諫曰陛下好陵險阻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

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上善之。

四年。夏有風如血。

五年。置五經博士。

六年。丞相昌免。以田蚡為丞相。

閩越擊南越。遣大行王恢等將兵擊之。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郢以降。立餘善為東越王。南越遣太子嬰齊

入宿衛。

閩越王郢擊南越。南越王胡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天子多其義。大為發兵。遣王恢出豫章。韓安國出會稽。擊閩越。漢兵出未踰嶺。郢弟餘善殺王。奉其頭致王恢。恢使使奉王頭。馳奏詔罷兵。立無諸孫繇君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既殺郢。威行於國。繇王不能制。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上使莊助諭意南越。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

以汲黯為主爵都尉

始黯為謁者。以嚴見憚。數切諫。不得留內。遷為東海守。歲餘大治。召為主爵都尉。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咸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賜告林謂之名者數。不愈。莊助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

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来。麾之不去。雖自謂貴育。亦不能奪。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胡氏寅曰。汲黯多欲之言。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為人君。莫不然矣。所謂欲。或酒。或色。或貨利。或官室。或遊畋。或狗馬。或博奕。或詞藝。圖書以為文。或撫劍疾視。以為武。或闢土服遠。以為功。或耽佛好仙。以為高。雖汙絮不齊。欲有大小。然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政理。雖欲勉行仁義。而行之無本。其不足以感人心。而正民志矣。故人君莫大乎脩身。而



未丁

修身莫先於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理，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從董仲舒之言也。

申戊

二年。始親祠竈。遣方士求神僊。

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尊之。少君匿其年及生長。善為巧發竒中。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士多更來言神事矣。

遣間誘匈奴單于入塞。將軍王恢等伏兵邀之。不獲。恢以罪下吏自殺。

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恢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勿擊便。上從恢議。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為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壹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

塞未至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乃攻亭得鴈門尉史。知漢兵所居。單于大驚。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弗及。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言於太后。太后以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

尹氏起莘曰。自武帝繼統以來。匈奴未聞犯邊。况前年已從和親之請。乃無故設誘。果何義乎。夫中

國所以異於夷狄者。以信義也。若變詐反覆。施於對敵。猶且不得為正之舉。况無釁妄動者乎。自是而後。兵連禍結。是果誰之咎歟。

#### 四年。殺魏其侯竇嬰。

初。孝景時。竇嬰為大將軍。田蚡乃為諸郎。已而蚡日益貴幸。嬰失勢。賓客益衰。獨潁陰灌夫不去。嬰乃厚遇夫。相為引重。夫剛直。使酒。數因酒忤蚡。蚡乃奏案夫家屬橫潁川。得棄市罪。嬰上書論救。上令與蚡東朝廷辯之。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唯汲黯是嬰。韓安國兩是之。鄭當時是嬰。後不敢堅。太后

亥辛

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案治嬰，論殺之。

丞相蚡卒，以薛澤為丞相。

五年，河間王德來朝。

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毛氏詩、左氏春秋之屬，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

東諸儒多從之遊。是歲十月來朝，獻雅樂對三雍

宮。

辟雍靈臺明堂

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推道術而言，得

事之中，文約指明，天子下太樂官存肄，所獻雅聲

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正月王薨，中尉以聞，曰：王

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

寡，大行令奏謚法，聰明睿知，曰獻，謚王曰獻王。

班氏固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

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

欲不危亡，不可得也。是故古人以宴安為鳩毒，無

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

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夫唯大雅。卓爾不群。河間獻王近之矣。

通南夷。置犍為郡。通西夷。置一都尉。

皇后陳氏廢。

以公孫弘為博士。

是時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菑川人公孫弘對策。天子擢為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弘反目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遂以老罷歸。弘每朝。

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於是上大說之。嘗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其言皆聽。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多詐不忠。弘謝曰。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益厚遇之。

元朔元年。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

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

道通考卷十一  
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者，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立夫人衛氏為皇后

以主父偃嚴安徐樂為郎中

臨菑人主父偃，始遊齊燕趙，皆莫能厚遇。諸生相與排擯，不容假貸，無所得。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所言九事，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昔秦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乃使天下蚩芻輓粟。

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不能相養。蓋天下始畔秦也。夫匈奴行盜，侵驅天性固然。虞夏商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今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偃同郡嚴安亦上書曰：昔秦王意廣心逸，欲威海內，北攻胡，南攻越，宿兵於無用之地，十有餘年。及崩，天下大畔，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隸。蒲北略歲音穢地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無終徐

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陳涉起窮巷。奮棘矜。也。戟。擩。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吳楚之國。號皆萬乘。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者。此其故何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

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奏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

二年。詔諸侯王得分國邑。封子弟為列侯。

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然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

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臣等謹按漢之侯國皆治其地食其土故其弊也。分封子弟以弱之。今之王府稟祿婚嫁皆給自朝廷。封愈分則用益侈。故不患其力之不弱而患吾用之不充。為天下國家計者必於其常制恒祿之外思所以節度而善處之可也。

匈奴入寇。遣衛青等將兵擊走之。遂取河南地。立朔

### 方郡

匈奴入上谷漁陽。遣衛青李息擊走之。遂取河南地。詔封青為長平侯。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城之以逐匈奴。省轉戍。廣中國。滅胡之本也。公卿皆言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繕塞。因河為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以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

### 三年。以張湯為廷尉

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時上方鄉文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弘等。以兒寬為奏讞掾。以古法

義決疑獄。所治即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上由是說之。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而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五年丞相澤免。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丞相封侯。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

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外寬內深。諸嘗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之。汲黯嘗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上從之。

匈奴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擊之。還以青為大將軍。

車騎將軍青出高闕。右賢王驚潰圍北去。得裨王十餘人。衆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

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

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



閔馬。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右職。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六年。衛青復率六將軍擊匈奴。前將軍趙信敗。降匈奴。

青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

將其餘騎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青曰。青職雖當斬將。然不敢自擅。誅於境外。於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遂囚建詣行在所。詔贖為庶人。青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善騎射。為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封為冠軍侯。校尉張騫以知水草處。軍得不乏。封博望侯。

詔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

是時漢比歲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

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乃詔令民得買爵贖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買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為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音帽廢矣。

臣等謹按文帝躬行節儉。故常賜民田租或半歲。或一歲。景帝初承其業。減稅至于三十之一。而不見其不足。武帝窮奢黷武。不二十年而經用已竭。乃至於買爵贖罪以供之。遂使名器冗濫。官職耗廢。以貽萬世之弊。君人者惡可恃天

下之富而不預為之節哉

元狩元年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

初安好讀書屬文。喜立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多江淮間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安乃治戰具。因太子遷欲殺漢使。削二縣。安耻之。反謀益甚。賜與安不相能。聞安有反謀。恐為所并。亦結賓客使陳喜等為反具。謝病不朝。至是安日夜為反謀。中郎伍被曰。可偽為詔。徙郡國豪傑於朔方。盡逮諸侯太子幸臣。使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安又欲使人偽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一日發

兵。即刺殺大將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於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會太子謀殺漢使事覺。廷尉逮捕安。欲發兵。猶豫未決。被自詣吏告。上使宗正以符節治安。未至。安自剄。王后太子伏誅。諸所與謀反者皆族。捕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孝先自告。公卿請逮捕。賜治。賜自剄死。王后太子及孝皆棄市。凡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桀死者數萬人。

立子據為太子

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國。復事西南夷。

申庚

初張騫自月氏還。具言西域諸國風俗。天子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發間使四道。並出求身。音捐毒音篤國各行一。二千里。終莫得通。於是始通滇國。乃復事西南夷。二年。丞相弘卒。以李蔡為丞相。張湯為御史大夫。以霍去病為票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支。至祁連山而還。

是時諸宿將所將兵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

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遲留不偶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

匈奴渾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衆。

渾邪王降漢。漢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貫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間曰。夫匈奴絕和親。中國兵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

萬百數。今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闡出財物于邊關。陛下又以微文殺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因其故俗為五屬國。而金城、河西、西竝、南山。南山即連終南山。從京南東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連二鹽澤。空無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

四年。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置鹽鐵官。筭緡錢、舟車。

通鑑纂要卷十一  
三十  
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賈財或索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為皮幣。直四十萬。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后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三品。大者直三千。次直五百。小直三百。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盜鑄者罪皆死。於是齊大煮鹽。東郭咸陽。南陽大冶。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洛陽賈人子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詔禁民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徒蓋切踏脚鉗也左趾。

沒入其器物。又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筭。及民有車船者。皆有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界之。其法大抵出張湯。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騷動不安。其生咸指怨之。

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青部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去病封狼居胥山而還。詔以青去病皆為大司馬。

上與諸將議大發士卒。令去病出代郡。青出定襄。李廣為前將軍。公孫賀為左將軍。趙食其為右將。

軍曹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廣自請當單于。居前先死。青陰受上誡。以為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廣固自辭於青。青不聽。青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令武剛車有中蓋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單于遂乘六騾冒圍而去。漢發輕騎夜追之。不得。捕斬萬九千級。廣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期。青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遂自剄。廣為人廉。

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士以此愛樂為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皆為垂涕。食其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獲王將相等八十餘人。封狼居胥山。在匈奴禪於姑衍。在匈奴中。登臨瀚海。在沙漠北。斬七萬級。益封五千八百戶。兩軍出塞。塞閱官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青去病皆為之。去病有氣敢往。天子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

通鑑卷之十一  
三十一  
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亦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

### 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拜少翁為文成將軍。以客禮之。文成又勸上為臺室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竒。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於是誅之。

### 五年以汲黯為淮陽太守

黯為上泣曰。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大將軍衛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胡氏寅曰。使武帝以待公孫弘之位。待董仲舒。退張湯。而使汲黯居御史大夫之職。則當有輔導建

明諫止揀正之效。而功烈之疵亦少損矣。  
以莊青翟為丞相

元鼎元年

二年。張湯有罪自殺

初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卻。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告文奸事。事下湯治。論殺之。上問變事蹤跡。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湯親為摩足。趙王告湯大臣。乃與吏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時為中丞窮竟未奏。會盜發孝

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獨不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皆素怨湯。欲死之。乃與丞相謀。使吏捕案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為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



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以趙周為丞相

### 置均輸禁郡國鑄錢

孔僅為大農令而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稍置均輸  
以通貨物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民  
鑄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  
西域始通置酒泉武威郡

張騫言烏孫王昆莫本為匈奴臣後兵稍彊不肯  
復朝事匈奴今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則是斷  
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

來而為外臣上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齎金幣帛

直數千巨萬至烏孫久之不能得其要領凡持衣者必執

要與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

身音捐毒音篤于闐及諸旁國烏孫送騫還使數

十人馬數十匹隨騫報謝是歲騫還到後所遣使

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域始通

於漢矣西域凡三十六國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賦

稅諸國取富給焉烏孫既不肯東還漢乃於渾邪

王故地置酒泉郡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後又分置

武威郡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上得宛汗血馬愛

辰戌

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

四年。封周後姬姜為子南君。

以方士欒大為五利將軍。尚公主。

欒大敢為大言。處之不疑。見上言曰。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白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也。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封侯。食邑。賜甲第。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上親幸其第。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腕。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明年

大坐誣罔腰斬

陳氏傳良曰。天下之士。巧於中人。主之欲者。國家

之所宜戒也。是故欲開其貪也。則以利試。欲開其淫也。則以慾試。欲開其怠也。則以遊試。欲開其忍也。則以殺試。欲開其驕也。則以諂試。欲開其侈也。則以土木試。欲開其競也。則以兵革試。欲開其誕也。則以鬼神試。欲開其夸也。則以祥瑞試。數者雜集。以幸其中。一說之中。則人主墮吾術中矣。武帝之窮兵。中於嚴助之一試。其事神仙。中於李少君之一試。其後文成。五利。公孫卿。各以其術中之。

朱崖之建瓚瑁中之也。牂牁越雋之開。枸醬竹杖中之也。大宛安息之通。天馬葡萄中之也。數者交中。武帝之志荒矣。豈非多慾之為累哉。

丞相周下獄自殺。以石慶為丞相。

時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慶醇謹而已。

六年。平南越。置九郡。

初遣使喻南越王興入朝。及王太后治裝。其相呂嘉諫弗聽。遂發兵反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乃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等將兵擊之。南越平。遂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

午庚

耳。九郡

平西南夷。置五郡。

越。馳義侯。

越人也。名遺。失其姓。

發南夷兵。且蘭君反。殺使者。

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擊之。誅且蘭。及邛君。笮侯。遂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入朝。上以為夜郎王。西夷冉駹之屬皆震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雋郡。笮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

東越王餘善反。遣將軍楊僕等將兵擊之。

初東越王餘善請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以海

道鏡纂要卷十一  
三十七  
風波為辭。陰使南越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不許。令屯豫章梅嶺以待命。餘善聞漢兵臨境。遂反。自稱武帝。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僕出武林。王溫舒出梅嶺。越侯出若邪。白沙以擊東越。尋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衆降。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十一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十二

起漢武帝元封元年  
至宣帝元康四年

元封元年帝東巡海上求神僊封泰山禪肅然後東

北至碣石而還

凡周行萬八千里

賜桑弘羊爵左庶長

先是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幹天下鹽鐵  
乃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主郡國令遠方各以其  
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  
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貴即賣之賤即買之欲使

未辛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至是巡狩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賜弘羊爵左庶長。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司馬氏光曰。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此桑弘羊所以欺武帝也。天地所生。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實甚於

加賦也

二年。帝如東萊。還臨塞。決河築宣防宮。

初。河決瓠子。二十餘歲不塞。梁楚尤被其害。是歲

發卒數萬人塞之。自泰山還。時幸東萊。求神祠。泰山。自臨

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群臣負薪。卒填決河。築宮其

上。名曰宣防。義取宣導。防壅也。導河北行二渠。河東渠。龍首渠也。

復禹舊迹

置益州郡

遣將軍郭昌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二小國名。以兵

臨滇。滇王降。以其地為益州郡。

酉癸

三年置樂

音洛浪音郎

臨屯

音徒玄菟

音徒

貞番郡

先是朝鮮王右渠襲殺遼東東部都尉涉河遣將軍揚僕荀彘將兵伐之朝鮮相尼谿參等使殺右渠以降以其地為四郡

五年詔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使絕國者

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太初元年造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

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兒寬議以為宜用夏正乃詔卿等造漢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後世光祿勳大鴻臚大司農執金吾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皆是歲所改也

尹氏起莘曰此以夏時為歲首秦人百年之謬一

旦始革武帝紛紛制作獨此最為有得

二年丞相慶卒以公孫賀為丞相

寅戊

丑丁

亥乙

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丞相比坐事死。賀引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上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四年封李廣利為海西侯

先是上聞宛有善馬在貳師城。使壯士持千金及金馬請之。宛王不肯。遮殺漢使。上大怒。且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兵數萬人。以往伐宛。貳師攻郁成不克。還屯燉煌。其後趙破奴沒於匈奴。公卿議者願罷宛軍。上案言者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六萬人。從貳師至宛。兵到者

三萬人圍其城。宛貴人殺其王毋寡以降。得善馬數十疋。中馬三千餘疋。軍還入馬千餘疋。士卒物故者衆。上以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封廣利等侯者二人。為九卿者三人。二千石百餘人。

司馬氏光曰。武帝欲侯寵姬而使廣利將。意以為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然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係焉。苟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徼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愛。蓋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約過矣。

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



先是匈奴犁湖單于死。弟且鞮侯單于立。恐漢襲之。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使使來獻。上嘉單于之義。遣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既至。單于益驕。會長水虞常等謀殺漢降人衛律。而劫單于母闕氏歸漢。單于使律治之。常引武副張勝知其謀。單于怒。召武受辭。武謂假吏常惠等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之。武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勝。會論虞常。劔斬常已。律曰。漢使張勝當死。勝請降。律謂武曰。

副有罪當相坐。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律前負漢歸匈奴。蒙恩富貴。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白單于。愈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

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各置他所。

二年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敗降虜。

初李廣有孫陵。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至是上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曰。臣所將皆勇士。劔客。願得自當一隊。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無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願以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陵於是出居延。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人。

搏戰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斬首三萬餘級。單于曰。漢兵日夜引吾南近塞。得無有伏兵乎。欲去會軍。候管敢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救。矢且盡。單于大喜。遮道攻急。陵軍南行。未至鞬汙山。一日五十萬矢俱盡。陵太息曰。兵敗死矣。令軍士各散。期至遮虜障相待。虜騎數千追之。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得脫至塞者四百餘人。上聞陵降。怒甚。群臣皆罪陵。惟太史令司馬遷盛言陵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

臣隨而媒孽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遣繡衣直指使者發兵擊東方盜賊。

上以法制御下。好專用酷吏。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

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柰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寔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

三年。初。權酒酤。

大始元年。

三年。子弗陵生。

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居鉤弋宮。任身十四月而

癸未 乙酉 丁亥

丑巳

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司馬氏先曰。為人君者。動靜舉錯。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竒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征和元年。大搜長安十日。

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命收之。弗獲。上怒。斬門候。發三輔騎士。搜上林。索長安中。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

寅庚

二年。以劉屈氂為左丞相。

帝如甘泉。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反。詔丞相屈氂討之。據敗走湖。皇后衛氏及據皆自殺。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仁恕溫謹。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已。皇后太子常不自安。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可以意曉之。太

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上用法嚴，太子寬厚，多亦平反。音愔雖得百姓心，而大臣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毀多。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上嘗小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語笑。上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

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心既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為驚寤，因是體不平。上嘗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故多以異端進。初，江充為趙王客，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拜為直指使者，嘗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謝不聽。遂白奏威震京師。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民轉相誣，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充因言宮中有蠱氣，上使充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又

使蘇文等助克。克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宫。掘地縱橫。無復施床處。云於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曰。今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克等。窮治其姦詐。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克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從德計。使客詐為使者。收捕克等。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使舍人持節夜入宮。白皇后。發中廐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

曰。太子必懼。又念克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帝病困。疑有變。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丞相將之。太子亦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太子引兵毆四市人數萬。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衆不附。太子兵敗出亡。詔收皇后璽綬。后自殺。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

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太子。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街至尊之命。以迫蹙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繆。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唯陛下寬心慰意。亟罷甲兵。毋令太子久亡。書奏。天子感悟。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亡。東至湖。今閩鄉縣也。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嘗賣屨以給太子。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

入室距戶自經。皇孫二人皆并遇害。

司馬氏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為保傅師友。朝夕與之游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胡氏寅曰。武帝為人君父而致太子反。有十失焉。與諸子疏而后希得見。一也。寵姬生子而后及太子。愛弛。二也。嫌太子寬厚。邪臣毀之而不能察。三

也。悅江充之材而忘其敗趙之事。四也。不為置賢師傅而令太子自通賓客。五也。受蘇文之譖而不為核實。六也。縱方士女巫出入宮掖。七也。又使江充治巫蠱獄。八也。疑左右盡為蠱。九也。信使者妄言而遽發兵捕斬太子。十也。若太子之罪。特在於不亟詣上自歸而從石德之計耳。然既斬充而亟走甘泉。猶可幸於見察。乃白后發兵與丞相戰。是真反矣。尚何言哉。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黷武。大興土木。巡遊不休。民力既殫。盜賊蠭起。而后大禍及其子孫。其亦宜矣。向使遵文景恭儉之規。明春秋

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寧。則豈有是哉。

三年丞相屈釐棄市

以田千秋為大鴻臚族滅江充家

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皇恐無他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音光橋。



架渭水上在咸陽東南上。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 四年。罷方士候神人者

上欲浮海求神僊。群臣諫弗聽。會大風晦冥。海水沸涌。留十餘日。乃還。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禪。祀明堂。見群臣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僊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群臣。自歎鄉時

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僊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胡氏寅曰。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甚難於改過。若武帝行年六十有八。然後知往日之非。而悉改之。雖云不敏。然其去不知過而遂非者遠矣。嗚呼。此真可為帝王處仁遷義之法也哉。

### 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

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闕積功也閱經歷也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知。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桑弘

羊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雖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况益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

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為也。當今務在禁苛

暴。止擅賦。

非常賦也。

力本農。修馬復令。

因養馬以補免徭賦也。以補

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

補邊狀。與計對。

與上計之吏借來赴對。

自是不復出軍。而封

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

過為搜粟都尉。過教民為代田。一畝

古畝三畝

字歲代處。

歲易故曰代田。每耨輒附根。根深能風

旱。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

便之。

司馬氏光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

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傳。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士輒應之。誠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其無三代之臣乎。後元元年。殺鉤弋夫人趙氏。

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音豫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群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光去病之弟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

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帝閑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胡氏寅曰。漢武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誠能據春秋大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與政。播告之。修著為漢法。歲之宗廟。責在大臣。鉤弋雖欲竊位。

驕恣。烏乎敢。若夫呂后之事。則亦高帝有以啓之耳。

二年春二月。帝如五柞宮。立子弗陵為太子。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音密為車騎將軍。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帝崩。

上幸五柞宮。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乃立弗陵為皇太子。明日命光日磾及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與御史大

夫桑弘羊皆拜卧内牀下。光出入禁闈三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視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竒異之。桀始以材力得幸。為未央廐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為愛已。由是親近。又明日帝崩。殯未央前殿。在位五十四年。年七十一歲。

班氏固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缺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如武帝之雄材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尙有加焉。

司馬氏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文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朱子熹曰。武帝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為。使得真儒輔之。若董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豈不大有可觀者乎。

太子弗陵即位。光日磾。祭共領尚書事。

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群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

未乙

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壘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孝昭皇帝始元元年。燕王旦謀反。赦弗治。黨與皆伏誅。

初武帝崩。賜諸侯王璽書。燕王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之長安問禮儀。陰刺侯朝廷事。及詔賜錢益封。旦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齊孝王孫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

申丙

澤謀歸發兵臨菑。旦數閱其車騎材官卒。發民大獵。以講士馬。須期日。殺諫者韓義等凡十五人。青州刺史雋不疑收捕澤等。以聞。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詔以燕王至親。勿治。而澤等皆伏誅。

車騎將軍秬都故切侯金日磾卒。二年。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

遣使振貸貧民種食。詔所貸勿收責。除今年田租。四年。立倬仔上官氏為皇后。

戌戊

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每休沐出桀常代入決。

事。光女為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內之官中。光以為尚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丁外人。安說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言於長主。以為然。召安女入為婕妤。遂立為后。

五年。男子成方遂詣闕詐稱衛太子。伏誅。

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並莫敢發言。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

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重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為不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冀以得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

程子順曰。雋不疑說春秋非是。然其處事應機則

不異於古人矣

六年。詔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

諫大夫杜延年言年歲比不登。流民不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鹽鐵之議起焉。

蘇武還自匈奴。以為典屬國

初蘇武既徙北海上。事見武帝天漢元年廩食不至。掘野鼠

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

李陵降。單于使為武置酒。謂曰。足下兄弟皆坐事

自殺。太夫人已不幸。婦亦更嫁矣。獨有女弟男女

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且陛下春

秋高。法令無常。人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

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武曰。武父子皆位列將爵

通侯。常願肝腦塗地。今特殺身自効。誠甘樂之。臣

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言。陵

與武飲數日。復言。武曰。王必欲降武。請効死於前。



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哉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後陵復至。語武以武帝崩。武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及是匈奴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與漢和親。乃歸武及馬宏等。宏前使西國。為匈奴所遮。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官屬隨武還者九人。詔武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須髮盡白。

### 罷權酷官

罷權酷。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耗。

丑辛

戶口減半。霍先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元鳳元年。徵有行義者韓福等。至長安。賜帛遣歸。

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反。皆伏誅。

上官桀父子為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又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亦慙。自

而立燕王。驛書往來。外連郡國豪傑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少而驕。臣恐其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不聽。安果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乃移病卧。以告杜延年。延年以聞。詔捕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殺。

### 以韓延壽為諫大夫

文學魏相對策。以為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強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

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為諫大夫。

### 以張安世為右將軍。杜延年為太僕

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安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為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又以延年有忠節。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吏民上書言便宜。輒下延年平處。復奏安世。湯之子。延年。周之子也。

### 四年。丞相千秋卒。以王訢為丞相

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

先帝時。桀位在光右。及是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咎望。桑弘羊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闕。闕。大也。大肄。習也。郎羽林。謂宿衛之士。郎官及羽林也。道上稱蹕。擅調益莫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

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近日也。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自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季氏。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

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

而立燕王。驛書往來。外連郡國豪傑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少而驕。臣恐其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不聽。安果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乃移病卧。以告杜延年。延年以聞。詔捕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殺。

### 以韓延壽為諫大夫

文學魏相對策。以為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強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

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為諫大夫。

### 以張安世為右將軍。杜延年為太僕

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安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為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又以延年有忠節。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吏民上書言便宜。輒下延年平處復奏。安世。湯之子。延年。周之子也。

### 四年。丞相千秋卒。以王訢為丞相

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

初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為王。漢詔令入朝。王辭不至。復為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駿馬監傅介子使大宛還。謂大將軍光曰。樓蘭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白遣之。介子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王貪漢物來見。介子與坐。飲醉。謂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二人從後刺之。遂斬其首。馳傳詣闕。縣北闕下。立其弟在漢者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封介子為義陽侯。

司馬氏光曰。以大漢之疆。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為奇功。過矣。

五年。丞相訢卒。

六年。以楊敞為丞相。

元平元年。夏四月。帝崩。

帝在位十三年。年二十二歲。

蘇氏轍曰。議者以為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昭帝享國十三年。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故吾以為成王之壽者。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

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色。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霍光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

大將軍光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入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帝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群臣欲立之。胥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大將軍光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光即日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邸。

賀。昌邑哀王髡之子。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游獵不止。中尉王吉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數以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進仁義之隆也。王乃下令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賜牛肉酒脯。而放縱自若。郎中令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諍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王嘗與騶奴宰人游戲無度。遂入見王。涕泣鄰行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亡乎。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儼於桀紂。而得以為堯舜。王說其諛。常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

是。今大王親近群小。漸漬邪惡。存亡之機。不可不慎。臣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十人侍王。數日皆逐去。王嘗見大白犬。頸以下似人。冠方山冠。以問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又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宮室。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嘆曰。不祥何為。數來。遂叩頭曰。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決。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王終不改。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日中發。

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從者馬死相望。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遂參乘。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犇喪望見國都哭。王曰。我嗑昔伊切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受璽綬。襲尊號。

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率群臣奏太后廢之。

昌邑王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超擢拜官。龔遂諫請逐之。不聽。太僕丞張敞亦上書曰。天

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獲。而昌邑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又不聽。大將軍光憂懣。以問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勝屬吏。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

召問勝。勝對言在鴻

與洪通

範傳。光安世大驚。以此

益重經術士。既定議。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延年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今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群臣後應者。臣請劔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於是議者皆叩頭曰。唯大



將軍令。光即與群臣俱見白太后。太后乃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讀曰昌邑群臣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太后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群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昧死言。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受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

節引內。昌邑騶宰官奴與居禁闥內。敖戲發樂府樂器擊鼓歌吹作俳倡。召內泰壹宗廟樂人悉奏衆樂。與孝昭皇帝官人蒙等淫亂。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耶。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上大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交橫也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大牢具

告祠高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就乘輿副車。光送至邸。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涕泣而去。群臣奏請徙王。賀房陵。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國除為山陽郡。昌邑群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得減死。髡為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

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亦得減死論。光以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

王氏禹偁曰。社稷不可以忽。忽之者必見遽亡。富貴不可以驕。驕之者鮮能長久。昌邑王賀。謂社稷可以輕忽。富貴可以驕矜。奔喪而不能悲。在服而不能哭。其見廢也宜哉。

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

初衛太子納史良娣生子進。號史皇孫。皇孫納王

夫人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受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郡邸獄。故廷尉監丙吉受詔治獄。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胡組。郭徵。卿乳養。日再省視。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重。一切皆殺之。夜到郡邸獄。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付之。後有詔掖庭養親。上屬籍宗正。時

掖庭令張賀嘗事衛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欲以女孫妻之。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輔政。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勿復言。予女事。時暴室嗇夫許廣漢有女。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史氏受詩於東海復切芳目中讀曰翁。人姓名

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鬪雞走馬。上下諸陵。周徧三輔。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是言奏。記光曰。今社稷宗廟。群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於衆庶。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也。而武帝曾孫病已。在掖庭外家者。今十八九矣。

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  
著龜。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  
天下幸甚。光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上奏曰。孝  
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授詩論語孝經。躬行  
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承宗廟。子萬  
姓。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迎曾孫。就齋宗正  
府。明日入未央宮。見太后。封為陽武侯。群臣奏上  
璽綬。即皇帝位。謁高廟。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  
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  
然敬憚之。

呂氏祖謙曰。大哉延年之奏。自夷齊之後。一人而  
已。

丞相敞卒。以蔡義為丞相  
立皇后許氏

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  
詔求微時故劔。大臣知指。自立許婕妤為皇后。霍  
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  
君。

中

宗孝宣皇帝本始元年。大將軍光請歸政。不受。  
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等皆益封。光

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上虛已歛容。禮下之已甚。

### 召黃霸為廷尉正

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法痛懲群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而河南丞黃霸獨用寬和為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 二年。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

詔曰。孝武皇帝躬仁義。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群

臣皆曰。宜如詔書。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至今未復。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出已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

王氏應麟曰。宣帝朝有三大議論。嚴延年以不道

成庚

劾大將軍。夏侯勝言武帝不宜立廟樂。有司謚故太子曰戾。皆後世所不能及也。

三年。大將軍光妻顯。使醫進毒。弒皇后許氏。

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會許氏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疾。顯謂衍曰。將軍素愛成君。欲竒貴之。今皇后當免身。若投毒藥去之。成君即為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共之。衍即搗附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太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遂加煩懣。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急。具語光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

胡氏寅曰。顯弒天下之母。而光不發覺。則是與聞乎。弒矣。欲免於禍得乎。

丞相義卒。以韋賢為丞相。魏相為御史大夫。

四年。立大將軍光女為皇后。

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帝素服避殿。詔問經學及舉賢良方正之士。

胡氏寅曰。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不過為

亥辛

妻道不得而臣道不寧之象耳。是時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蓋霍氏專權。又弒許后而立其女。以至咎徵著見如此。而不知戒。宣帝詔問經學舉賢良。亦無敢端言其所以然者。使宣帝恐懼祗戒。以象類推求。而有以善處之。則霍氏異日之禍。亦無由而成矣。

地節元年。以于定國為廷尉。

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備弟子禮。為人謙恭。雖卑賤皆與鈞禮。其決獄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

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二年。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卒。

光病車駕自臨問。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封兄孫山為列侯。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謚曰宣成。賜葬具如乘輿制度。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胡氏寅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人臣而用天子之禮。是宣帝過賜。而霍氏受之非也。卒生禹。雲山等。僭亂之心。宣帝亦有以啓之歟。

以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以霍山為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御史大夫魏相給事  
中

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使以  
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言春  
秋譏世卿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  
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  
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宜有以  
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  
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  
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

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  
劉氏友益曰劉章入宿衛而呂氏之權分魏相給  
事中而霍氏之權失  
帝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  
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  
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  
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  
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  
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其所行以質其言有  
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



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三年。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

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後詔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胡氏寅曰。史稱宣帝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而王成以偽增流民蒙賞。自是俗吏多為虛名。惟人君不篤實而好名。於是在下者靡然從風。為欺罔。實則聚斂。而名曰理財用。實則掊克。而名曰抑蕪并實。則開邊。而名曰討不庭。實則尚同。而名曰一衆志。移囚於外舍。而奏囹圄空。水旱不以聞。而稱大有年。諫諍路絕。則曰事無可言。賢才盡廢。則曰野無遺伏。人君樂其名良是也。而不知虛

偽成風。矯詐成俗。朝廷內外。歸於一虛。而天下之治亂矣。

### 立子奭為太子

霍顯聞立太子。怒不食。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后毒太子。數召賜食。保阿保護阿倚太子之人。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

### 丞相賢致仕

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

### 以魏相為丞相。丙吉為御史大夫

### 以疏廣為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為少傅

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

### 大雨雹。以蕭望之為謁者

京師大雨雹。大行丞蕭望之。上疏言：陛下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

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惟陛下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才。以為腹心。與參政謀。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則庶事理矣。上素聞望之名。拜為謁者。時上博延賢俊。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罷。所白處奏皆可。

地震。詔求直言。省京師屯兵。罷郡國宮館。假貸貧民。詔曰。乃者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以匡不逮。毋諱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

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右將軍屯兵。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筭事。

以張安世為衛將軍。諸軍皆屬。以霍禹為大司馬。罷其屯兵。

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既親政。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朱察。乃徙光女婿未央衛尉范明友。中郎將羽林監任勝。長樂衛尉鄧廣漢。為他官。更以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

北軍兵屬焉。以霍禹為大司馬。亡印綬。罷其屯兵官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 置廷尉平

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姦執不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况。禁罔寢密。律令煩苛。郡國承用者。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寃傷之。上在閭閻。知其若此。會廷尉史路溫

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今治獄吏。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人血流離。刑徒比肩。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唯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詔以廷史任輕祿薄。置廷尉平。秩六百石。負四人。每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忌。姦吏無

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召權而為亂首矣。

侍郎鄭吉擊車師破之，因田其地。

四年，詔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

詔曰：百姓遭凶而繇，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自今勿繇，使得送終，盡其子道。

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皇后霍氏廢。

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對事，多言我家者，又

聞民間讜言，霍氏毒殺許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禹、山、雲驚曰：縣官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柰何？於是始有邪謀矣。雲舅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禹、山等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事覺，雲、山、明友自殺。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封告者皆為列侯。後后復徙雲林館，乃自殺。帝初立，謁見太廟，大將

軍光驂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上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班氏固曰。霍光受襁褓之託。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不學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司馬氏光曰。霍光父專大柄。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其得免於身。幸矣。况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鄉使孝宣專以祿

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加裁奪。遂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勲。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恩哉。

以朱邑為大司農

邑少為桐鄉。畝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老。吏民愛敬之。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醇厚篤於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族黨。家無餘財。

及卒。天子下詔稱揚。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祀。以龔遂為水衡都尉。

先是勃海歲饑。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拜勃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濱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勃海界。郡發兵以迎。遂

皆遣還。移書敕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為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鋌。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為水衡都尉。

元康元年。追尊悼考為皇考。立寢廟。

先是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有司奏禮為人後者為之子。降其父母不得祭。陛下為孝昭皇帝後。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皆改葬焉。至是有司復言。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於是立廟。范氏鎮曰。宣帝於昭帝為孫。則稱其父為皇考。可也。然議者終不以為是者。以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

### 殺京兆尹趙廣漢

初廣漢為潁川太守。發姦擿伏如神。長老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至是以私怨論殺男子

榮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脅丞相。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不如廣漢言。上惡之。下廣漢廷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竟坐要斬。廣漢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

### 以尹翁歸為右扶風

翁歸為人公廉明察。為東海太守。以治郡高第入為扶風。選用廉平。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課常為



三輔最。其在公卿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  
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

莎車叛。衛候馮奉世矯發諸國兵擊破之。以奉世為  
光祿大夫。

上令群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  
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  
漢使者自立。奉世遂以節諭告諸國。發其兵進擊  
莎車。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更立他昆弟子為王。  
諸國悉平。奉世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  
得其人。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為可。獨蕭望之

以為奉世奉使有旨。而擅矯制發兵。雖有功效。不  
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要功萬里  
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乃以為光祿  
大夫。

二年。詔二千石察官屬治獄不平者。郡國被疾疫者。  
毋出今年租。

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  
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  
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亡由  
知。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徭役。飾

厨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天下頗被疾疫之災。其令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匈奴擾車師田者。詔鄭吉還屯渠犂。

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不可不爭。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

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今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

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報織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上乃遣常惠將騎往車師迎鄭吉吏士還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敕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還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丙吉同心輔政。

胡氏寅曰：魏相此疏，正無名之師，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牆之變。真宰相經國之遠猷，而其不隱風

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則尤為難。人之常情，喜聞美事而惡聞災禍。姦臣事君，凡天地變異，夷狄盜賊，危亡之形，一切隱諱，不以實告。而草妖木怪，雲物霏動，悉指為祥瑞，以眩君心。非惟以慰悅為忠，因以自見輔佐之應。前古一律。其視魏相何如？風俗薄惡，宰相之責也。而相不自欺賢哉。

三年封丙吉等為列侯，故人阿保賜物有差。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歸。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

通鑑纂要卷之十一  
四十一  
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鄉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

### 以潁川太守黃霸守京兆尹尋罷歸故官

黃霸為潁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為條教行之民間。勸以為善防姦。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初若煩碎。然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聰

明識事。吏民不敢有所欺。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詔坐法貶秩。詔復歸潁川為太守。以八百石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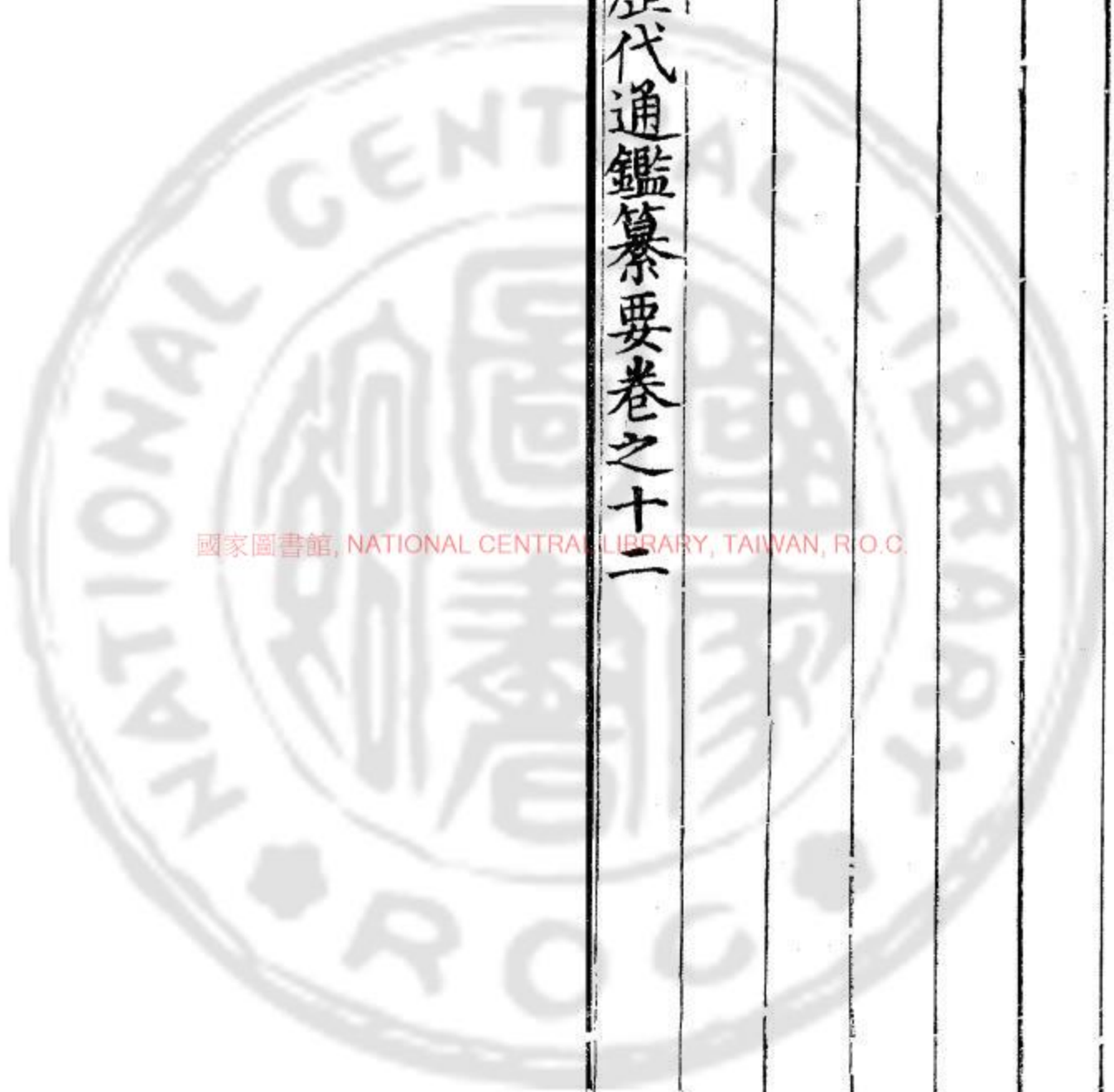
四年。求高帝功臣子孫失侯者。賜金。復其家。

凡三百十六人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十二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十二

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史館藏  
通鑑纂要

庚申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十三

至成帝陽朔三年

神爵元年諫大夫王吉謝病歸

王吉

諫大夫

上頗修飾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大夫王吉上疏曰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今



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騫無益於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上方明示天下以儉上以其言為迂闊吉遂謝病歸

尹氏起莘曰以諫大夫而去國則人主好言之意可知矣

先零羌楊玉叛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之叛羌多降詔復遣將軍辛武賢等將兵擊之尋詔罷兵留充國屯田湟中

先零與諸羌背叛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問誰

可將對曰無踰老臣者問度當用幾人對曰

諭音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充國至金城須兵

滿萬騎欲度河恐為虜所遮夜遣三校軍一校部衙

枚先度營陳畢乃盡度虜數百騎來出入軍傍充

國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山峭而夾水曰陁中無虜乃

引兵進西至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

數挑戰充國堅守初罕音罕罕音章皆西羌種豪靡富兒

使弟雕庫來告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充國遣

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耳并滅充

國欲以威信招降罕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其

疲劇乃擊之。時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許延壽、彊弩將軍。辛武賢破羌將軍。詔以七月擊罕羌。引兵並進。充國上書曰：「今先零為寇。罕羌未有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先零欲叛。故與罕开解仇。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壘書報從充國計。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詔武賢等。以十二月與充國等合擊先零。時羌降。

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壘書。其子卬使客諫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倚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芟橐調度甚廣。難久不解。繇役不息。恐生他變。臣愚以為擊之不便。願罷騎兵。



留步兵分屯要害以益積畜省大費上報曰即如  
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充國上  
狀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今罷  
兵留田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臣謹條留  
田便宜十二事唯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  
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  
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殺略人民將何  
以止之充國奏曰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  
零羗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  
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為虜破壞遠在來春至於

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竊自惟念  
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  
野雖尺寸之功與偷通媮首且也得避嫌之便而亡後  
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  
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  
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  
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  
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  
詔罷兵留屯田明年充國奏言羗本可五萬人除  
斬降饑溺死定計遺脫不過四千人請罷屯兵振

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曰。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虜。以破壞。然識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充國曰。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充國復為後將軍。秋。羌斬楊玉首以降。置金城屬國以處之。

曾氏鞏曰。充國畫屯田十二利。專務以恩信積穀。招降羌。與逞詐詭。疲人於一戰者。絕矣。觀其言曰。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明言兵

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嗚呼。使有位之君子。用心皆如充國之不為隱。則天下豈有不治者哉。

臣等謹按人但知用兵之利。而不知用兵之害。甚者以兵為貨。害國家以利其身。屯田之計。有利無害。乃忽而不講。而議者多是此而非彼。何哉。此趙充國重言兵事。所以為忠。而魏相自以不習身任其計。其賢於人亦遠矣。

二年。司隸校尉蓋反古蓋寬饒自劉北關下。

寬饒剛直公清。刺訊也舉劾也無所避。然深刻好刺譏。數犯上意。時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寬饒封

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上。以為寬饒怨謗。下其書。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訟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寬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許廣漢史高皆外戚之屬。下無金張金日磾張安世皆親臣之託。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竟下寬饒。吏寬饒引

佩刀自剄北闕下。眾庶莫不憐之。

以鄭吉為西域都護

匈奴日逐王率其眾降漢。使人至渠犂與鄭吉相聞。吉發諸國五萬人迎之。將詣京師。吉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於是中西域而立幕府。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三年丞相高平侯魏相卒

謚曰憲

戊壬

以丙吉為丞相

吉上寬大。好禮讓。掾吏有罪。輒與長休告。務掩過。揚善。終無所案。曰。以公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因以為故事。嘗出逢羣鬪。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鬪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近行。用因也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為知大體。

以蕭望之為御史大夫。  
益小吏俸。

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以韓延壽為左馮。音憑翊。

始延壽為潁川太守。承趙廣漢之後。教以禮讓。黃霸代之。因其迹而大治。延壽所至。民便安之。為東郡太守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為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入卧。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

亥癸

為令丞以下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音轉相責讓此兩兄弟深自悔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爭郡中歛然傳相救厲感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四年河南太守嚴延年棄市

延年陰鷙酷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延年素輕黃霸見其以鳳皇被褒賞心內不服郡界有蝗府丞義出行蝗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恐見中傷乃上書言延年罪

因自殺以明不欺事下按驗得其怨望誹謗數事坐不道棄市

五鳳元年匈奴亂五單于爭立

呼韓邪屠耆呼揭車犂烏籍也

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曰前單于慕化鄉善請求和親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宜遣使吊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殺左馮翊韓延壽

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延壽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稟犧稟主藏穀犧主養牲官錢放散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御史案東郡者得其試騎士日車服侍衛奢僭逾制等數事延壽竟坐棄市百姓莫不流涕

三年丞相博陽侯丙吉卒

吉病上臨問以誰可以自代者吉薦杜延年于定

國陳萬年薨謚曰定後三人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

班氏曰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眾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乎哉

以黃霸為丞相

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舍鶡音芬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後知從敞舍來乃止時史高以外屬貴重霸薦

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高惟幄近臣。朕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霸免冠謝罪。自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

四年。匈奴呼韓邪單于稱臣。遣弟入侍。減戍卒什二。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

自元康以來。比年豐稔。穀石五錢。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供京師。可省漕卒過半。又白。令邊郡皆

築倉。以穀賤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殺故平通侯楊惲。

惲廉潔無私。輕財好義。然伐其行能。好發人陰伏。由是為怨家。告其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廷尉奏惲大逆不道。免為庶人。惲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惲兄子譚謂惲曰。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或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酒泉。諸在位與惲厚善者皆免官。

司馬氏先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惜哉其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寬饒憚之剛直雖有死罪猶將宥之况罪不足以死乎

甘露元年以韋玄成為淮陽中尉

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以刑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

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上次子淮陽憲王欽好法律聰達有材王母張婕妤尤幸上由是疏太子而愛憲王數嗟嘆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欲立之然因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韋玄成為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欲以感喻憲王由是太子遂安

司馬氏先曰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為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為治也獨不



可求真儒而用之乎。孝宣謂太子懦而不立。闇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用。豈不過矣哉。殆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

張氏拭曰。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消磨盡矣。且帝豈真知所謂德教者哉。王者制治保邦而垂裕無疆者。後世未嘗真知。顧曰儒生之說。迂闊而難行。蓋亦未之思矣。

二年。珠厓郡反。遣兵擊之。

匈奴款塞請朝。

匈奴呼韓邪單于。款叩也五原塞。願奉國珍國中

珍朝。三年正月。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單于朝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窠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萬世之長策也。詔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不名。明年既朝。請居光祿塞下。有急。保受降城。自是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咸尊漢矣。

荀氏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戎

帝寢疾以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周堪為光祿大夫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十二月帝崩

在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三歲

班氏固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音伸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呂氏祖謙曰申韓之害流毒甚遠宣帝好觀申子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令行禁止奔走天下誠足以稱快於一時而功光祖業然用恭顯而啓元帝之信宦官貴許史而啓成帝之任外戚殺趙蓋韓楊而啓哀帝之誅大臣開三大釁終以亡國故論其功則為中興之君論其罪則為基禍之主功罪相半失於用申韓也

王氏禕曰宣帝不信儒學宜於經生學士落落不合然以望之周堪傅相太子臨終遂付以受遺不可謂無見者夫何平昔所信之史高乃居其首卒

使之表裏恭顯以危正人。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宣帝豈能知之哉。

太子奭即位。

**孝元皇帝**初元元年立婕妤王氏為皇后。

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賦貸種食。

大疫詔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

以貢禹為諫大夫罷官館希幸者減穀食馬肉食獸。

上素聞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者徵之吉道

病卒禹至拜為諫大夫問以政事禹言古者人君

節儉什一而稅止它賦役故家給人足高祖文景

宮女不過十餘既馬百餘匹故時齊三服官

齊地有服

官也輸物不過十筭今工作數千歲費鉅萬既馬

食粟將萬匹惟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天生聖

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天子善其言

下詔令諸官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

水衡省肉食獸

尹氏起萃曰元帝繼統之初他務未遑首以公田

賑業貧民賦貸種食未幾又復振之罷官館減獸

馬雖文景初政未有是也然治道不進反為基禍

之主何哉蓋優柔不斷戚官用權大本既以不立

縱有一二小善無益於事。人君可不知所本哉。  
二年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獄皆免為庶人。  
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為之副。望之  
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言治亂陳王事。選  
白宗室明經有行諫大夫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  
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  
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  
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父典樞  
機帝即位多疾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  
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深得

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  
被以危法與高為表裏論議常持故事不從望之  
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  
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  
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  
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高恭顯忤恭顯令人  
告望之等欲䟽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上之事  
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  
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毀離  
親戚欲以擅權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

省名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于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獄宜因決免於是皆免為庶人尋賜望之爵關內侯朝朔望

胡氏寅曰詩云貽厥孫謀言祖考當有令猷以傳後也武帝不監趙高之事置中書宦官至于宣帝益加信任於是恭顯根據牢不可拔既明習文法又久典樞機即是與聞大政之臣而執進退人材之柄賢能在朝終必疏斥馴致禍亂其勢然矣使

有剛明英果之君猶未必能斷然去之况如元帝闇愚懦弱者乎

隴西地震

罷黃門狗馬以禁囿假貧民舉直言極諫之士

立子驁為太子

以周堪劉更生為中郎尋繫獄免蕭望之自殺以宦者石顯為中書令

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以為中郎上器重望之欲倚為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為恭等宜退恭

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恭顯疑更生所為。白請考奸詐辭服。遂逮繫獄。免為庶人。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懷怨望。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勸望之自裁。望之飲

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欲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是歲恭死。遂以顯為中書令。

司馬氏先曰。甚矣孝元之易欺而難悟也。夫恭顯之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望之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斥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

者也

三年罷珠厓郡

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吏卒皆中國人。多侵陵之。其民亦暴惡。數犯吏禁。率數年一反。至是諸縣叛。上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臣聞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叛。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賦煩役重。寇賊並起。是皆廓地秦太。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此社稷之憂也。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上從之。詔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

不欲勿彊。捐之。誼之曾孫也。

五年以貢禹為御史大夫

用禹言。詔太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罷角抵齊三服官。北假地名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負。民有通一經者。皆復省刑罰七十餘事。禹尋卒。以長信少府薛廣德為御史大夫。其後上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曰。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陛下亟反官。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

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毆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遂從橋。

永光元年。丞相定國。御史大夫廣德罷。

城門校尉諸葛豐有罪。免左遷周堪為河東太守。張猛為槐里令。

先是以堪為光祿勳。猛為光祿大夫。給事中。石顯憚堪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古今之通義也。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邪正雜揉。更相讒愬。分曹為黨。將同心以陷正臣。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治亂榮辱之端。在



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今出善令。未  
能踰時而反。用賢未能三旬而退。二府奏佞。調不  
當在位。歷年而不去。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  
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以  
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考祥應災異以揆當  
世之變。放遠佞邪。決斷狐疑。使是非炳然可知。則  
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也。是歲夏寒。日青。顯及許  
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寢  
潤。無所取信。以長安令楊興常稱譽堪。乃問興。朝  
臣斷斷魚中切  
念嫉也不可。光祿勳何邪。興傾巧。謂上疑

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  
臣見衆人前以堪為當誅。故言堪不可誅。傷為國  
養恩。上於是疑之。城門校尉諸葛豐以剛直著名。  
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詔御史。豐前數稱言  
堪猛之美。為司隸校尉。專作苛暴。朕不忍下吏。以  
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已。而反怨堪猛。告按難驗  
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其免為庶人。豐言堪猛  
貞信不立。朕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左遷堪為河東  
太守。猛槐里令。  
司馬氏光曰。豐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為朝

廷進善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楊興之流。烏在其為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為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絀。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二年以韋玄成為丞相以匡衡為光祿大夫。

上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陛下閔愚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得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此殆導之未

得其務也。今天下貪財賤義。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倣之。此教化之原本。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宜省靡麗。考制度。近忠正。遠巧佞。以崇至仁。

匡失俗。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悅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四年六月晦日食。以周堪為光祿大夫。張猛為太中大夫。堪卒。猛自殺。

上以日食。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石顯筦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初貢禹奏言。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又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至是行之。

五年。以匡衡為太子少傅。

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傳昭儀及濟陽王康。愛幸逾於皇后太子。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德。而褒大其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

所信。願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傳曰。審好惡。理性情。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之以崇聖德。臣又聞聖王必慎后妃之際。別適長之位。物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

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建昭元年

二年。殺魏郡太守京房。

房學易於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屢言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羣臣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石顯顯權。五鹿充宗

為尚書令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春秋所紀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

極亂耳。尚何道。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也。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顯克宗疾房。欲逮之。建言以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去月餘。竟徵下獄死。

司馬氏光曰。甚矣闇君之不可與言也。京房之言。如此其深切著明。曾不能喻。何哉。

三年丞相玄成卒。以匡衡為丞相。

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

陳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與甘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必為西域患如發屯田吏士毆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無所之守不自保千歲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從之部勒行陳合四萬餘人上疏自劾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郅支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入

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明日進薄城下四面圍城發薪燒木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單于被創死斬其首傳至京師縣橐街十日。

竟寧元年匈奴單于來朝。

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入朝自

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之。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天子使車騎將軍嘉。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歸號昭君為寧胡閼氏。以張譚為御史大夫。以召信臣為少府。

信臣先為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為民興利。躬勸耕稼。出入阡陌。稀有安居。開通溝瀆。以廣灌溉。歲歲增加。禁止奢靡。務於儉約。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徵為少府。請諸離官。稀幸者勿復治。省樂府諸戲。及太官不時非法之物。歲省費數十萬。

封甘延壽為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

初。石顯嘗欲以姊妻甘延壽。延壽不取。而陳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既至論功。石顯巨衡

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始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劉向上疏曰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與靡同散也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今康居之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宜以時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

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於是杜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

胡氏寅曰甘延壽陳湯馮奉世矯制以成功一也蕭望之匡衡以為不可封者春秋譏遂事之法也劉向以為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耳如甘陳之材氣別加任使而厚報之未晚也

### 五月帝崩

在位十六年年四十三歲

班氏彪曰元帝寬弘恭儉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



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 太子駑即位

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而山陽王康有材藝。母又愛幸。上數稱其材。駙馬都尉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鞀之間。則是陳惠李微。二人皆衡門鼓吹。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及寢疾。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史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間獨寢時。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以青緣蒲席也。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

天下莫不歸心。今者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上意感寤。喟然太息曰。無有此議。因謂丹曰。吾病寢加。不能自還。善輔導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定。至是即位。後數月。匡衡上疏曰。妃配也讀與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此紀綱之首。王教之端。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以定大基。天下幸甚。

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

**孝成皇帝**建始元年石顯以罪免歸故郡道死

丞相御史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道死五  
庶克宗左遷玄菟太守司隸校尉王尊劾奏丞相  
衡御史大夫譚知顯等顛權擅執為海內患害不  
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無大臣輔政之義後  
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  
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  
宜稱失大臣體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  
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為高陵

令然羣下多是尊者衡由是嘿嘿不自安

封舅王宗為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關內侯

**黃霧四塞**

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等對皆  
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  
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曾有也大將軍  
鳳懼上書辭職優詔不許

胡氏寅曰成帝以天變為不足懼歟則不必問謂  
當求象類以消弭歟則諫大夫之對盡矣王鳳乞  
骸盍可其奏諸舅封爵追還詔書則天變塞矣既

無更改而任鳳益專。是忽天變而肆行也。卒之嗣子不立，柄移外家，豈天之不告乎？其自取之矣。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

二年立皇后許氏

后車騎將軍嘉之女也。元帝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太子。上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杜欽說王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姊曰嬖姪，兄弟之姪，女曰嬖。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

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母音無必有聲色技能，為萬世大法。鳳不能用。

三年京師民訛言大水至

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奔走相蹂躪。老弱呼號，長安中大亂。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避水。羣臣皆

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此必訛言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少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恨

十二月朔日食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直言極諫之士

杜欽谷永上對皆以為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咎

丞相樂安侯匡衡有罪免為庶人

坐多取封邑四百頃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免為庶人

辰壬

四年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

胡氏寅曰武帝置中書宦官三世不易恭顯之時權移人主豈易動哉至是一朝廢罷蓋政歸元舅勢隆外家而廢置不出於人主也事雖盡善而其所以則不徒然矣

以王商為丞相

夏四月雨雪復召直言極諫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陰欲自託乃曰方今骨肉大臣小心畏忌有申伯周宣王元舅之忠

無重合馬通也武帝時封重侯安陽上官博陸霍光之亂竊

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聽曖昧之瞽說。歸咎無辜。重失天心。杜欽亦倣此意。上以永為光祿大夫。戴氏溪曰。王氏代漢。始於杜欽。谷永成於張禹。孔光終於劉歆。此數子皆稱儒者。以賢良直諫為名。而相與誤國如此。夫權臣竊國。自知不為公議所容。必假托名士以掩蓋其不義。書生多慾少剛。易動以利害。而輕變所守。深自結納。寧忤天子而不敢忤權臣。寧負公門而不敢負私室。忠臣孝子。不愛其死。世寧幾人。黨與根據。天子孤立於上。舉朝無一人可信者。可不大哀也哉。

河平元年

二年。悉封諸舅為列侯。

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免京兆尹王尊官。復以為徐州刺史。

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罪。尊坐免官。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前所稀有。今御史奏尊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與尊有怨。外依公事。傳致奏文。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砥節。功著職修。昨以京師廢亂。選用為卿。賊亂既除。即以佞巧廢

黜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願下公卿議。審如御史章。尊當伏誅。不得苟免。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於是復以尊為徐州刺史。

胡氏寅曰。張忠誣奏王尊。丞相不與辯。諫大夫不與明。使吞聲受斥而去。漢庭空然。其無人矣。二老不顧御史威權。暴揚其罪。漢朝容納。不加訕上之誅。是亦美政。然既復用尊。而張忠楊輔。竟不究治。則又失刑甚矣。

三年。求遺書。

上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四年。詔收丞相樂昌侯商印綬。商以憂卒。

琅邪太守楊彤與王鳳連昏。其郡有災害。商按問之。鳳以為請。商不聽。竟奏免彤。奏寢不下。鳳以是

怨商陰求其短使人告商淫亂事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太中大夫張匡素佞巧復上書極言詆商有司奏請召詣詔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以張禹為丞相

上為太子受論語於禹及即位賜爵關內侯拜光祿大夫給事中與王鳳並領尚書禹內不自安數病上書欲退避鳳上不許撫待愈厚遂以為相

陽朔元年下京兆尹王章獄殺之

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顯左右嘗薦劉向少子歆召見說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

即濟陽王康也

來朝

上謂王我未有子爾長留侍我王因留國邸鳳心不便會日食因言定陶王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故天見戒宜遣之國上不得已許之王辭去上與涕泣而決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蔽主之過召見延問對曰陛下未有繼嗣引

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何故致災異。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顓君之咎。屬不內自省責。反歸咎善人。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商守正不隨。為鳳所罷。身以憂死。鳳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况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選忠賢以代之。上聞章言感寤。謂章曰。君試為朕求可以

自輔者。章薦琅邪太守馮野王。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鳳從弟子音侍中。獨側聽。聞章言。以語鳳。鳳甚憂懼。杜欽令鳳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太后聞之。垂涕不食。上弗忍廢。乃優詔報鳳。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章。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章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胡氏寅曰。人君於其臣。知其姦惡而不能去。則不若不言。知其忠蓋而不能用。則不若不問。元帝之於京房。成帝之於王章。既嘉其忠。納其說。而顯與



鳳偃然居位。房與章不免於死。然則非顯鳳能殺二人。乃元成殺之也。且成帝若不使章舉代鳳者。章亦豈敢遽薦馮野王哉。復詔尚書劾章。以萬乘之主。自反覆其言。則臣下何所憑信。安敢納忠。甚哉成帝之不君也。

二年。以王音為御史大夫。

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與。以相高尚。賓客競為之聲譽。劉向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

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

扶踈上出屋根。聿地中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皂隸。縱不為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宜發明詔。援近宗室。黜遠外戚。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曰。君且休矣。吾且思之。然終不能

用其言

三年。大司馬大將軍鳳卒。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詔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

鳳病疾。上臨問之。執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至親。行皆奢僭。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鳳薨。上以音代鳳。而詔譚領城門兵。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十四

起漢成帝鴻嘉元年  
至平帝元始二年

丑辛

鴻嘉元年以薛宣為御史大夫

帝始微行

上始為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或乘小車或皆騎  
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鬪雞走馬常自稱富平  
侯家人富平侯者侍中張放也

臣等謹按古之帝王出入起居皆有常則而其  
出也必陳兵警蹕以備非常成帝輕身微服下  
伍奴隸至乃鬪雞走馬為兒童嬉戲之事其卑

辱亦已甚矣。况人君操威福之柄，恩澤未必能洽於天下。萬一冤夫怨卒，乘機竊發，倉猝之際，不知何以待之。試以武帝柏谷之事觀之，當惕然而懼矣。

### 丞相禹罷以薛宣為丞相

禹以老病罷，朝朔望，位特進，賞賜甚厚，宣為相，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

### 二羊飛雉集未央宮承明殿

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登堂而雉又集未央宮承明殿，音言曰，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

廣王

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今將一施之，若其召

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

昭故事，音藉橐

藉，慈夜切，薦也。薦，藉芻藁，以示自貶。

請罪，商立根皆

負斧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尹氏起，幸曰：成帝自繼政以來，免大司馬許嘉，收

丞相商印綬，殺京兆尹王章，皆無罪而為王鳳，今

五侯僭逼，罪狀顯明，又得於親目，乃悉從而赦之。

何哉？觀將軍薄昭有罪自殺，則知文帝之所以興

觀五侯有罪赦不誅，則知成帝之所以衰。然則漢

之亡，非王氏能亡之，成帝自亡之也。

廢皇后許氏

初許皇后與班婕妤皆有寵。上嘗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醜，粹左。右見之，皆嘖嘖。音責，齒作聲。嗟賞，有宣帝時披香殿名博士淳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漢以火德，王故。云必矣。姊弟俱為婕妤，貴傾後宮。於是譖告許皇后，班婕妤祝詛主上。許后廢處昭臺宮，考問班婕

妤對曰：「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婕妤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

永始元年，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

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敦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

辱亦已甚矣。况人君操威福之柄，恩澤未必能洽於天下，萬一冤夫怨卒，乘機竊發，倉猝之際，不知何以待之。試以武帝柏谷之事觀之，當惕然而懼矣。

### 丞相禹罷以薛宣為丞相

禹以老病罷，朝朔望，位特進，賞賜甚厚，宣為相，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

### 二年飛雉集未央宮承明殿

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登堂而雉，又集未央宮承明殿。主音言曰：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

廣王

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今將一施之。若其召

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

昭故事，音藉橐。

藉，總夜切。薦也。薦，藉也。橐，以

示自貶。請罪，商立根皆

負斧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尹氏起莘曰：成帝自繼政以來，免大司馬許嘉，收

丞相商印綬，殺京兆尹王章，皆無罪而為王鳳。今

五侯僭逼，罪狀顯明，又得於親目，乃悉從而赦之。

何哉？觀將軍薄昭有罪自殺，則知文帝之所以興

觀五侯有罪，赦不誅，則知成帝之所以衰。然則漢

之亡，非王氏能亡之，成帝自亡之也。

廢皇后許氏

初許皇后與班婕妤皆有寵。上嘗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醜，粹左。右見之，皆嘖嘖。音責，齒作聲。嗟賞，有宣帝時披香殿名博士淳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漢以火德，王故云：「必矣。」姊弟俱為婕妤，貴傾後宮。於是譖告許皇后，班婕妤祝詛主上，許后廢處昭臺宮。考問班婕

妤，對曰：「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婕妤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

永始元年，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

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敦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



及帝拜黃門郎久之成都侯商又請分戶邑封莽當世名士亦咸為莽言由是封為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故在位更推薦之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

### 立婕妤趙氏為皇后

初上欲立趙婕妤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往來通語歲餘乃許上先封婕妤父臨為成陽侯諫大夫劉輔上書諫謂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

媿于人惑莫大焉書奏詔收縛輔繫掖庭秘獄於是將軍辛慶忌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臣聞明主垂寬容之聽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盡忠不懼後患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旬月之間下秘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學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滅女切亦莫敢盡節忠言非所以廣德美之風迺徒繫也輔共工獄減死一等論議罪也為鬼薪取薪於山以給宗廟謂之至是立為后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宮皆以黃金白玉明珠翠羽飾之自

後官未嘗有焉。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官奴多子者。然卒無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支庶嬖便嬖也為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

封蕭何六世孫喜為鄼侯。

二年，大司馬車騎將軍音卒。

王氏唯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直節。

以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

午丙

侍中張放以罪左遷北地都尉。

上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紂為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譟，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後上朝東宮。

太后泣曰。帝間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上諸舅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奏放罪惡。請免就國。上不得已。左遷放為北地都尉。後詔歸侍母疾。復出為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

策免丞相宣及御史大夫翟方進。復以方進為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

邛成太后之崩。喪事倉卒。吏賦歛以趨。辨上以過丞相御史。冊免宣為庶人。御史大夫翟方進左遷。執金吾丞相官缺。群臣多舉方進者。止亦器其能。擢為丞相。以孔光為御史大夫。方進以經術進。其為吏。用法刻深。中傷甚多。有言其挾私詆欺者。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以為非也。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彊爭。以是久而安。

丁未  
二年。復泰時汾陰五時陳寶祠。

初。帝用匡衡議。罷甘泉泰畤。其日大風壞竹官。折拔樹木。帝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

祠況於國之神寶舊時上意恨之。又以久無繼嗣。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長安及郡國祠著明者皆復之。是時上頗好鬼神方術之屬。上書得待詔者甚衆。祠祭費用多。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竒怪鬼神。及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黃冶變化之術者。皆詐偽欺罔。唯陛下距絕。毋令姦人有以窺朝。上善其言。

揚氏時曰。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况餘人乎。

### 故南昌尉梅福上書不報

福數因縣道上變事。輒報罷。至是復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合天下之智。并天下之威。此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漢家得賢於此為盛。淮南王安緣間而起。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

聚於本朝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臣上書求見，輒復報罷。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今欲致天下之士，有上書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矣。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最國家之大患。願下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疎賤，則往者雖不可及，而來者猶可追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親親之道全之為

右。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故權臣易世則危，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矣。上不納

元延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有星孛于東井

上以災變博謀羣臣。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則符瑞並降，失道妄行，則妖孽並見。建始以來，羣災大異，多於春秋所書。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媾

黷燕飲。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朝覲法駕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比年郡國傷於水災。禾麥不收。願益減奢費。振贍困乏。以慰綏元元之心。諸夏之亂。庶幾可息。劉向上書曰。天文難以相曉。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大司馬衛將軍商卒。以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既而釋之。

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至張禹第。辟左右。親以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為王氏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因此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事君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

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禮，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胡氏寅曰：日者衆陽所宗，而受侵翳，以天驗人，非小變也。或妾婦侵陵，或臣子背叛，或政權在下，或夷狄亂華，皆陽微陰盛之應。人君於此，克自飭正，則雖有象而無其應矣。今禹陳日食之咎，顧歸之遠事，而不端言臣子背上政權在下之近禍，謂之經義可乎？且外家擅國，其勢將移，衆所共睹，安得指為神恠而不語也？既曰宜修政事以善應之，當時政事之宜修，孰有大於權歸外家，勢隆於主者乎？凡禹數言之中，老姦備見，尚方之劍，雖不得加而禹之戮，終古不可免矣。

三年。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

劉向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

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

四年中山王興定陶王欣來朝

二王來朝。中山王獨從。傳定陶王盡從。傳相中尉。上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令誦詩。通習能說。問中山王獨從。傳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帝由此以為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是時諸侯王二人於帝為至親。定陶傳太后隨王來朝。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王根。三人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為長久計。皆

勸帝以為嗣。帝為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

綏和元年立定陶王欣為太子

上召丞相御史將軍入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皆以為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孔光獨以為立嗣以親。兄終弟及。尚書盤庚殷之及王也。中山王帝親弟。宜為嗣。上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不從。光議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左遷光廷尉。

建三公官

初御史大夫何武建言。末俗事煩。宰相材不及古。



而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不治。宜建三公官。上從之。以王根為大司馬。罷驃騎將軍官。以武為大司空。與丞相為三公。

### 大司馬根病免

衛尉淳于長有罪下獄死。廢后許氏自殺。以王莽為大司馬。

衛尉侍中淳于長有寵貴。傾公卿。許后以金錢乘輿服御物賂遺長。欲求復為婕妤。長受詐許。為白上。立以為左皇后。王莽心害長寵。白之。舉至大逆。死獄中。賜廢后藥。自殺。上以莽首發大姦。稱其忠。

直王根因薦莽自代。遂以莽為大司馬。時年二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 罷刺史置州牧

丞相大司空奏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從之。置州牧秩二千

石

### 二年丞相方進卒

時熒惑守心丞相府議曹李尋奏記方進言災變迫切大責日加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為星賁音肥賁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賜冊責賁人姓名讓使尚書令賜上尊酒十石養牛一方進即日自殺上秘之遣九卿冊贈印綬賜乘輿秘器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故事

司馬氏光曰晏嬰有言天命不憎不貳其命禍福之至安可移乎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可謂不知命矣

### 三月帝崩

在位二十六年年四十六歲帝素彊無疾病時楚王梁王來朝明旦當辭去又欲拜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昏夜平善鄉晨欲起不能言而崩民間謹譁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

班氏彪曰成帝善修容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

謂有穆穆天子之容者矣。然湛乎酒色，趙氏亂內，  
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音鳴，短氣貌。建始以來，王氏  
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  
者漸矣。

### 以孔光為丞相

光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

### 太子欣即位

哀帝初立，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  
翕然望至治焉。

### 追尊定陶共王為定陶共皇

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有詔  
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太后宜何居。孔光素聞傅太  
后剛暴，長於權謀，恐其與政事，不欲與帝旦夕相  
近。即議以為宜改築宮，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  
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複道，  
朝夕至帝所，求欲稱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由  
直道行。高昌侯董宏希指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  
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  
陶太后為帝太后，事下有司。」王莽師丹劾奏宏，知  
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誑誤聖

朝非所宜言。大不道。免宏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陶共王為共皇。

尊定陶太后傅氏曰定陶共皇太后。丁姬曰定陶共皇后。

陳氏瓘曰。哀帝自少聞王氏驕盛。心不能善。當克已躬行。漸求革正之理。乃猝然以貴寵親屬為先。欲隆諸傅以消王氏。就使享國長久。此志克遂。王表傳盛。何以相異。且臨朝屢誅大臣。以則武宣。適足以感漢之脉而已矣。

### 詔劉秀典領五經

王莽薦劉歆為侍中。貴幸。更名秀。復令典領五經。卒父前業。秀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其敘諸子。分為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以為九家。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胡氏寅曰。法家慘刻。名家苛繞。墨氏二本。而縱橫者。妾婦之道。是皆六經之棄也。若六經。則固儒者

之所修也。今列儒於九家。而曰修六藝之術。以觀九家之言。則修六藝者為誰氏邪。歆之言多舛。如此方之董相。豈直什百之相遠哉。

詔限民名田。不果行。

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至是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貲。同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大司空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

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賈為減賤。貴戚近習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

臣等謹按自井田既廢之後。貧富不均。饑寒者衆。使限田之議果行。亦可以裁抑兼并。漸復古制。而乃以貴近不便寢焉。夫法之便於天下者。多不便於貴近。非獨限田一事為然也。英君烈輔。有志於釐革弊政。苟非用馮河之勇。王朋亡之公。則良法無時可行。及其大壞極弊。則雖欲救之而不可得矣。此莽賊得借古制以名王田。

而移漢祚實萬世之明鑒也

罷大司馬莽就第以師丹為大司馬

初太皇太后詔大司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即上  
疏乞骸骨帝遣尚書令詔起之又遣孔光等白太  
皇太后復令莽視事至是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為  
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莽按行責內者  
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  
坐傅太后大怒不肯會莽乞骸骨罷就第公卿大  
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以為特進給事中朝朔  
望傅太后從弟右將軍喜好學問有志行王莽既

罷衆庶歸望於喜初上爵外親喜獨執謙稱疾傅  
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  
政乃以師丹為大司馬而賜喜黃金百斤以光祿  
大夫養病何武唐林皆上書言喜立於朝陛下之  
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  
遣曲陽侯王根就國免成都侯王况為庶人

帝少聞王氏驕盛心不能善司隸校尉解光奏先  
帝山陵未成而根况公聘取故掖庭女樂置酒歌  
舞無人臣禮上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根而免况  
尹氏起莘曰哀帝初政奮然罷黜王氏或就第或

就國或黜免。然而無益於事者。行不得其道。用不得其人。無以愈於王氏也。

### 地震

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地震。壞城郭。壓殺四百餘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對曰。日者。人君之表也。間者。尤晻昧無光。唯陛下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卑詞之託。斷而勿聽。月者。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間者。月數為變。此為母后與政亂朝。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間者。地震震宜。

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朝廷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

### 求能浚川疏河者

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山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汗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今隄防陜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於故大隄之內。復有數重。民居

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孰不能遠泛濫。暮月自定，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疏通渠，則填淤加肥，禾麥更為秔稻，轉漕舟船便。此三利也。民田適治，河堤亦成，此誠富國安民。

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加也。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詔定世宗為不毀之廟。

孔光、何武奏，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請與羣臣雜議，皆以為孝武皇帝親盡宜毀。王舜、劉歆曰：禮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制，曰可。

策免大司空武，遣就國，以師丹為大司空。



丹見上多改成帝之政。乃言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傅太后從弟子遷。尤傾邪。上惡之。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孔光與丹奏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請歸遷故郡。卒不得遣。復為侍中。其逼於傅太后。皆此類也。

**孝哀皇帝** 建平元年。以傅喜為大司馬。

策免大司馬丹為庶人。復賜爵關內侯。

冷褒等奏言。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冠。以定陶之號。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丞相光。大司馬喜。大

司空丹。以為不可。丹曰。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陛下既繼體先帝。承宗廟之祀。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遂策免丹。

**以朱博為大司空**

中山王太后馮氏及其弟宜鄉侯參。皆自殺。

中山王箕子幼有眚病。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素有狂易病。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初傅

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為婕妤。常從幸虎園。熊逸出攀檻。傅婕妤等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之。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以身當之。帝嗟嘆。倍敬重焉。傅婕妤慙。由是有隙。常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傅太后指。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效也。乃飲藥自殺。弟宜鄉侯參亦自殺。衆莫不憐之。

辰月  
二年。策免大司馬喜。罷三公官。復以朱博為御史大夫。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

傅太后欲稱尊號。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為不可。朱博與傅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毀短喜。遂策免喜。博奏言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遂更拜博為御史大夫。又以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如故事。

策免丞相博。山侯光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

孔光自議。繼嗣持異。又重忤傅太后。指策免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臨廷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

中以問黃門侍郎揚雄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為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變。雄亦以為聽失之象，且曰：博為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上不聽。

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尊共皇太后傅氏為帝太太后。共皇后丁氏為帝太后。

免關內侯師丹為庶人。遣新都侯王莽就國。

丞相御史言：師丹王莽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請免為庶人。詔免丹，遣莽就國。

### 罷州牧復置刺史

朱博又奏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從之。

### 大赦改元太初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

待詔黃門夏賀良言：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宜急改元易號，可得延年益壽。上久寢疾，遂從賀良等議，改號月餘，寢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進退大臣，上以其言無驗，詔曰：朕信道不篤，冀為百姓獲福，卒無嘉應。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前詔非赦，令皆蠲除之。賀良等皆下獄伏誅。

丞相博有罪自殺。御史大夫趙玄減死論。

傳太后怨傳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博令奏免喜侯。博與御史大夫趙玄議之。玄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何武前就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皆請免為庶人。上疑博玄承指。即召玄問狀。玄辭服。詔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博自殺。以平當為丞相。

巳丁

三年。丞相當卒。以王嘉為丞相。無鹽危山土起。瓠山石立。

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

午戊

東平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祀之。息夫躬孫寵相與謀曰。此取封侯之計也。乃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時上被疾多所惡。逮謁驗治。雲自殺。謁棄市。擢寵為南陽太守。弘躬光祿大夫。四年。關東民訛言行籌。

關東民無故驚走持橐。或捫麻幹也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西王母籌。或被髮徒跣。或夜折關踰墻。或車騎奔馳。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不可禁止。民又聚會。設帳博具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尹氏起莘曰。文景武宣之世。非無災異。然當時上

下相安者。立政用人。足以愜服其心也。自成帝。哀帝委任外家。治道乖舛。故有訛言大水之恐。至是復有訛言行。籌之異。此皆人情惶惑。是以妖氣乘之。易於恐動耳。驗當時之得失。則人心世變。可以觀矣。

下尚書僕射鄭崇獄殺之。免司隸孫寶為庶人。

侍中董賢為人美麗。自喜。性和柔。便辟。得幸於上。貴震朝廷。常與上卧起。妻得通籍殿中。女弟為昭儀。父恭為少府。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窮極技巧。下至僮僕。皆受上賜。又為賢起冢塋。義

陵旁。鄭崇諫上。由是數以職事見責。尚書令趙昌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怒。下崇獄。司隸孫寶上書稱寃。請治昌以解衆心。詔免為庶人。崇死獄中。

封董賢為高安侯。孫寵為方陽侯。息夫躬為宜陵侯。初上欲侯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傅嘉勸上聽息夫躬告東平王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期賜爵。關內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持詔示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言。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

夫博士議郎明正其義，乃加爵土，暴評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天下雖不悅，各有分。臣知順指不逆，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不得已，且為之止。至是下詔切責公卿曰：東平王雲圖殺天子，公卿股肱，莫能悉心銷厭，未萌賴宗廟之靈，侍中賢等發覺伏辜，其封賢寵躬皆為列侯。左遷執金吾母將隆為沛郡都尉。

上發武庫兵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春秋之誼，家不藏甲，今便辟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及其私門，建立非宜，以廣驕僭，請收還武庫。

上不說。左遷為沛郡都尉。

### 諫大夫鮑宣上書

曰：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今貧民父子夫婦不能相保，柰何獨私養外親幸臣，賞賜大萬。猶言鉅萬也。使奴從賓客，漿酒謂視酒如漿，藿肉比肉如藿也，非天意也。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官非其人，而望天悅民服，豈不難哉！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宣語雖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元壽元年春正月朔，以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丁明

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尋罷晏就策。

傅晏害董賢之寵。又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躬建言災異屢見。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然之。以問丞相嘉。對曰。臣聞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上不聽。至是拜傅晏。丁明皆為大司馬。會有日食之變。詔問得失。舉直言。嘉奏陛下

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於皇寢廟。比當作以用度不足。憂閔元元。今始作治。而董賢亦起官寺。治大第。甚於治宗廟。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臣竊悲傷。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鄧通。韓嫣。驕貴逸豫。不勝情欲。卒陷罪辜。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節賢寵。全安其命。上不說。杜鄴以方正對策曰。臣聞陽尊陰卑。天之道也。故禮明三從。母必繫子。今諸外家。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典兵將屯。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

當拜之日。晡然日食。不在前後。指象如此。殆不在他。由後視前。忿邑。忿。德也。邑。於邑。猶歎息也。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猶言鑑。察也。則以為可。願陛下加致精誠。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上又徵孔光。問以日食事。拜為光祿大夫。王莽既就國。杜門自守。吏民上書。寃訟莽者百數。至是。賢良周護等對策。復深訟莽。上於是徵莽還侍太后。董賢亦以日食沮晏躬之策。上乃收晏印綬。罷歸策。

以鮑宣為司隸。

鮑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相驚。今日食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衆庶歛然。莫不說喜。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董賢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



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寵躬不宜居國。可皆免。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以應天心。建立大政。興太平之端。上乃徵何武。彭宣。而拜鮑宣為司隸。

### 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

上託傳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王嘉封還詔。書諫曰。爵祿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單貨財。損至尊。以寵之。流聞四方。皆同怨疾。里謗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

臣常為之寒心。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柰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欲傳之於無窮哉。初。廷尉梁相治東平王雲獄。心疑雲冤。欲更覆治。上以為顧望。免相等。皆為庶人。後數月大赦。嘉薦相等。有材行。上不能平。及封還賢事。上乃發怒。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召詣廷尉。詔獄。廷尉收嘉印綬。縛致都船。執金吾詔獄。吏詰問嘉。對曰。相等治獄。欲關公卿。示重慎。誠不見其顧望阿附。復幸得蒙大赦。臣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

以為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遂不食。嘔血而死。元始中。追謚曰忠。給其封。

以孔光為丞相。何武為前將軍。彭宣為御史大夫。

上覽王嘉之對。思其言。故有是命。光復故爵。

以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

大司馬丁明素重王嘉。以其死而憐之。上方欲極董賢位。恨其如此。遂策免就第。以賢為大司馬衛

將軍。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親屬皆侍中。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上故令賢私過孔光。光聞賢來。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上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後置酒麒麟殿。上在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中常侍王闕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二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